

### 第三十九章 傳單如雪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作者：貓膩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歲微微一笑，如果住在宮中的長公主與北齊聯絡，而手下擁有無數密謀的皇帝根本毫不知情，這絕對說不過去，歎口氣道：“所以不明白，他為什麼還讓長公主住在宮中，而不是去封地。”

“長公主是太後最疼愛的小女兒，是他的妹妹，而且他不需要害怕什麼。”

“你預估皇帝在這件事後，會有怎麼樣的反應。”範閑很信任五竹的分析能力。

“馬上出動監察院，消除你一手造成的影響，大加賞賜長公主，以證明皇室的團結，等事情安靜後找個合適的機會，讓長公主回到自己的封地信陽。”五竹冷漠說道：“賞賜長公主的時候，應該會順便賞賜晨郡主，同時升你的官。”

範閑苦笑，知道他是在闡述可能的事實，但聽著總有些像冷笑話。

“為什麼皇帝想不到用我這種簡單手法，逼長公主出宮，如果按照你說的，他早就知道長公主與北齊勾結的事情。”

“第一，你這個方法很變態。第二，他不需要逼自己的妹妹出宮，他喜歡等那些潛在水麵下的人浮起來，然後一網打盡，他做這種事情很習慣。”

範閑聽得出來，五竹對於那位皇帝的能力十分相信，眉頭皺得愈發緊了。雖然帝王家統統是無情的混蛋，但兩相比較，那個見過兩次麵的皇帝，明顯要比長公主對自己更溫柔些，所以範閑下意識裏開始操心起那樁有可能幾年之後才會發生的謀反。

“那我們搞這一出，等於是緩解了宮中的局勢？長公主在宮裏應該還有夥伴才對。”

“我去查。”五竹很淡漠地說著。

範閑想了一想，還是決定了照計劃進行，苦笑道：“我必須想辦法讓長公主遠離宮廷一段時間。不然皇帝陛下還沒有來得及將對方一網打盡，我自己就要先成為對方手下的亡魂。皇帝陛下有膽量等，有實力等對方先發動，我們可沒有。”

一個敢於與外國勾結的勢力，如果陷入某種狂熱的情緒之中來對付範閑，範閑隻有跟在五竹屁股後麵逃跑的份，雖然周遊世界是範閑所願，但目前這種代價是他不願意付出的。

“我去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範閑一揮右臂，覺得自己確實很有年青學生領袖的氣派。

他前世看過許多抗日戰爭的影片，覺得此時黑夜之中的慶國。像極了被日軍占領下的北平，自己與五竹就是那些勇於反抗侵略者的學生們，正小心翼翼地在\*\*夜色\* (\*\*請刪除) \* (\*\*請刪除) 中散發著傳單，號召慶國的子民們。起來反抗那些無恥的統治者。

他微笑著躺回\*\*，床下的箱子就這麼擱著，他一點兒也不擔心，五竹這方麵的記憶都喪失後。這個世界上會開箱的，就隻有自己一個人。

熟睡之後，他做了一個香甜無比的夢，初秋的京都下了一場大雪，長公主怯生生地上了馬車哀怨無比地回頭看了一眼皇城，然後離開自己生活的世界

九月初的京都，真的下了一場大雪，漫天的白色傳單像雪花一樣，飄灑在京都裏的每一處，尤其是太學與文淵閣附近，更是拾之不盡。其時天色熹微，晨起的學子與百姓們揀起這種陌生的紙片，一看之下，大驚失色。

這是慶國這片土地上。第一次出現傳單戰。

但範閑依然高估了慶國子民的熱血，低估了監察院和六部衙門的操控能力。不過是兩個時辰之內，整座京都地傳

單都已經被收攏到了天河路流水畔的那個方正衙門裏麵。

沒有一個人敢扣留傳單，雖然百姓們極少與監察院打交道，但是懾於這個院子的凶名，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賭。

太學正的反應也很神速，當天就請了旨意，提前開始了秋學的考試。

諸般措施在半日之內，連續下發，終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勢。但流言這種東西不需要翅膀也會飛，不需要空氣也能呼吸，早已傳遍了京都的大街小巷，人們出門時常常會互望一眼，那眼中不再是表達著：“您吃了嗎？”的意思，而是說...“您看了嗎？”

長公主的聲譽在慶國京都一向不怎麼好，畢竟三十幾歲的人了，還沒有結婚，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相當怪異。

所以傳單上那些對於長公主裏通外國的指控，雖然百姓們不見得完會相信，但也依然認為空穴來風，未必無因。那些街坊婆姨們的邏輯更加簡單：這麼老了還不嫁人，肯定不是什麼好女人。

慶國皇室第一次麵對這種局麵，不免有些緊張，雖然監察院措施得力，但皇宮之中依然惶惶不失，宮女太監們走路的声音都刻意放小了一些，聽說陛下在禦書房裏大發了一頓脾氣，而太後老人家去了一趟廣信宮，幾個耳光聲過後，長公主哭了好久。

...

監察院的房間內，一片安靜和尷尬的沉默。八大處的頭目都看著上前方，陳萍萍坐在輪椅上，用手拔拉著領下沒幾根的胡須，看著那張傳單，啞啞怪笑著。

陳大人可以笑，下麵的頭目們卻不敢笑，誰都知道那張傳單上寫的什麼東西。

“你們說說，這紙上寫的東西有幾分其假？”陳萍萍終於壓下了心中快意，看著下屬們。

首當其衝的自然八處的頭目，這京都所有的文字出品，現在就歸他與教育院的相關職司管著，今天京都出了這麼大事，他早就嚇得不行，於是及不及回答院長大人的問話，搶先匯報道：“紙是西山紙坊的紙，那裏歸內庫管。墨是萬鬆堂的墨，那家沒有什麼背景。”

陳萍萍皺眉，看了他兩眼，斥責道：“我隻是問你真假，又沒有問你是誰寫的。”

八處頭目抹了抹額上的汗，小意回答道：“汗蔑公主，妄言國事，挑弄是非，自然無一分是真。”

陳萍萍笑了笑，隻是這笑容有些陰寒，窗子依然被黑布檔著，所以他輪椅所在的那部分顯得有些清冷：“都是假的嗎？”

傳單上麵說長公主與北齊秘密協議，將慶國在北齊的密諜頭目言冰雲歡手送於對方。四處頭目言若海皺眉道：“言冰雲一事，肯定是朝中有人泄露的風聲，而且品秩一定極高。但如果說是長公主，下屬實在不解，這對於她又有什麼好處。”

“這傳單上說，有些天夜裏，莊墨韓與長公主私會於廣信宮中。”陳萍萍狀作無意說道。

言若海插搖頭：“莊大家是太後請入宮中居住，這事當不得證據。”

陳萍萍很欣賞地看了他一眼、說道：“冰雲被囚北國，你還能冷靜分析，不錯。”他忽然沉著聲音說道：“不過...有該體疑的對象，就該懷疑，不要忘記，本院隻是效忠陛下，效忠皇室，卻不是效忠皇室裏別的單獨一人。”

他的雙眼平靜地看著坐在最後方的一人。那人是監察院一處頭目朱格，專司監視朝內官員，是監察院八大處裏權力最大的一人。

朱格點點頭，皺眉道：“知道言冰雲事情的，包括我與言頭在內，一共隻有五個人，如果說長公主與這件事情有關，那她是從哪裏得到的消息？”

陳萍萍依然靜靜地看著他，室內其餘的七位高官才漸漸感覺到有些詭異的氣氛凝結了起來。

沉默了許久之後，朱格依然平靜著，偶一皺眉，似乎在思考如果這紙上寫的是真的，長公主是從哪裏得的消息。但是坐在他旁邊的八處頭目，卻很明顯地看到一滴汗，從他的發鬢裏滾了出來

陳萍萍依然平靜地看著他。

...

朱格皺了皺眉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大人，因何疑裁？”

終於等到他開口，陳萍萍緩緩合上眼簾，淡淡道：“因為你很愚蠢。”

“為什麼不能是言若海？賣子求榮的例子，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少見。”朱格從知道言冰雲被抓的那天起，就知道自己肯定要出事，苦笑了一聲，望向言若海。

“你是一處頭目，費介也老了，若我退後，按理應該是你接掌這個院子。”陳萍萍合著眼，很平靜地說道：“很可惜，你知道我有別的安，所以不甘心。對方許你日後監察院之權...依陛下的意思，這件有趣的事情還可以看上一段時間，但是沒有想到今天晨間這場紙雪花，卻將所有的事情提前掀開。”

陳萍萍淡淡道：“所以本院隻好提前處理。”

“謝謝大人成全。”朱格知道，如果陛下親自處理這件事情，迎接自己的肯定是更加悲慘的結果。他的喉嚨咕咕響了兩下，有些艱難地加重了呼吸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